



櫟陽金卷之三

關西古奉先楊沉希蔡甫著

陰騭七

太倉陸公容少年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是年中式

易曰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此已先佛而言之矣至于左傳國語言一事必綴一報而史傳魏其武安之事報應顯灼又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世之儒者見人談報應事則曰此釋氏之唾

餘耳。然皆不讀書之故也。夫

盤屋有董龍者。家貧。與里人共祀社。衆買牲。龍選文以祭。祭畢分俵。久之。衆不平。逐龍。造泥飯以祭。畢。泣樹下。將焚文。有白鼠啣文入地穴。掘白金一斗。龍不自私。率衆首官。縣令賢之。得旌表。夫龍一細民也。以公而不容于衆。仍自致祭于神。其至誠感鼠。至而獲金。仍不私而公之衆。非氣度之大過人哉。此其所以可傳也。

眉州蘇杲。洵父也。歲歉。賣已田以賑。明年大熟。人爭償之。辭不受。家業漸凋。無悔心。三蘇文章有所由來。軾轍之盛。人謂洵有

子不知實杲有孫也。天道不爽如此。

宗禎已卯泉州生。詹某自郡赴省試。道過楓亭。見有殍于道者。乃解其所臥紅氈。裹束。募土人瘞之。停宿乃行。比試。主司閱其卷。未當意。燭影中瞥篇入声也見一人。朱衣前立。若有懇者。

已忽不見。主司疑其神。收之。聞之。考老曰。場屋中皆天部吏。兵管領。繞護諸邪魅。無敢近。惟感恩報怨。兩種精魂。得直入。無禁忌者。其然與。孰爲朱衣。取諸一氈足矣。雖然。見道殍而憐之。輒爲停宿。留座。其生平可知矣。草木之花。開榮一日。其滋長而苞孕。非一日也。朱衣之助人。以爲一氈。吾則以爲生平也。

葉福唐人祖習匠歲暮歸見數人被械皆逋糧者翁以十餘金與盡囊歸是夕夢神告曰上帝以爾盛德令爾生臺閣子孫然爾家葬地不佳明旦視爾羊所在即吉穴留意圖之次日果有富人子從翁買羊作祭因覓羊所在方臥一山隈音威水曲也崖內為陶隩與塤同翁曰羊不必價但親柩未有葬處于此得尺土幸矣崖外為隈翁曰唯子所欲此皆吾地翁隨于羊臥處指而求之葬焉次年生臺山先生名向高登萬曆癸未榜進士為盛時名相云

靈寶許氏中州巨族也其先許翁家貧偕媪結草舍通衢織履餽過客為業一日盛暑商至餽罷各驟去遺橐約千餘金翁與

媪坎地瘞橐蒙之以糞十餘年有客至餽罷忽大哭言失金事

翁強之宿家出橐以奉封識宛然客欲酬之丰不許客以數十

金集各招提禮懺告天彰翁德逾數月有道人過翁云此去數

百步崗頭有吉壤葬之累世貴顯吾重翁德故告因拉翁詣穴

所指示之翁遂宅突葬焉交音席數年生孫曰進如道人言以司

封之典言翁與媪寵光極矣其視千金之奉何如則雖謂翁媪

之巧于取亦可也嗚呼自昔貴家大室皆必有先人之積以為

之基如許翁者蓋其一耳第不知其子孫貴顯時亦尚念織履

翁之積焉否耶按進官吏部尚書諡襄毅生六子曰詔舉鄉試

曰誥南京戶部尚書曰讚少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太學士曰詩工部郎中曰詞郡太守曰論兵部尚書論者謂明時宦業之盛無如許氏云其葬地卽猶龍著書處也所云東來紫氣蒲函関者是其來脉後爲仇家所掘獲蟬數四皆金色能生動戲狀其足入火銷之稱其數成赤金云夫翁媪因一念之善嘉話足傳千古以其報之者天而應之者地也故曰天聽卑

江右王翁幼窘甚行丐鄰近村中因天旱至巨室李某門首俟戶開婢捧盥水潑地有聲翁移步視之則一大金釵也急持去走數武因念失釵婢必死仍至俟所聞戶內朴責聲不絕婢急

出門望溪便投下去翁持婢予之金告以故主人孝訊其實義之評入家爲傭翁奉命唯謹遂以婢妻焉歸家子孫繁衍至今科第纍纍稱盛祖族云

江景房字漢臣浙人爲吳越判官吳越時賦重房心憫之及歸宋使房上圖籍私計有司必按舊籍征歛是吳越之民重困無已時也乃潛鑿舟沉其籍因詣銀臺自劾太宗大怒將寘重辟大臣爲之解得不死吳越之民受賜多矣亦可謂殺身以成仁者與景房子孫擢正科者四十九人至十世萬里拜相尤貴顯楚惠王食菹菹同而得蛭音吞之遂病不能食膳夫懼王慰之

以仁人之言。一夕王之後而蛭出。病愈。論衡曰。蛭食血之虫也。惠王有積血之病。故食血之虫。而愈。雖曰陰祐。亦物性之所。然而惠王之仁心。仁聞。自此遠矣。

孫鍾性至孝。以種瓜爲業。一日有三人造門。鍾設瓜分食。三人曰。示子葬地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不六十步。回首見三白鶴飛去。遂葬其母。鍾後生堅。

至元十三年。王氏婦被掠。至

嶧。盛。乘。縣。清風嶺。齧。音。擊。拇。謀。上。聲。二。音。縣。清風嶺。齧。音。擊。拇。謀。上。聲。

指出血。題詩崖石畢。投崖死。後楊廉夫感其事。詩曰。介馬馱。百里程。清風嶺上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

楊夜夢一婦人。謂爾知子之所以無後乎。題王節婦詩。傷于刻薄。涉謗毀。故天絕爾嗣。楊悔。更爲詩以弔之。未幾果生一子。夫楊之詩。但刻薄耳。非顯然謗毀也。而幽賁如此。况月娥星女。帝妃洛神。種。污。蟻。當。得。何。罪。

劉如綸。字季木。青州府安丘縣人。憲石公之祖也。遊野。見婦人投髮哭。驢上墜地。控者強之上。復墜數次。且哭且詈。誓以死。臥道不復行。控者怒。將朴之。公至。問其故。婦言己姓李。夫亡守志。撫二子。李公。李平。伯強。賣于控馱者。姓趙。二子不知。故死不從也。未幾二子持刀棍。趕至。將趙亂毆。有與母同死之狀。公急止。

之勸婦同二子至公庄上。款以酒食。遂責趙強娶守節之婦。不特不得妻。且大禍隨之。柰何。趙言至此。已悔甚。但財禮銀十兩。誰與公曰。婦之伯父。無行。必不退財。恐母子不能生矣。吾代爲出之。以周全焉。卽至內。取銀十兩付趙。欣然策馱去。母子三人跪謝。言已困乏。此銀不能猝辦。公慰以仁人之言。誓不責償。此乃莫大陰德。豈有不克昌厥後者乎。按憲石公名正宗。父礪石公之遺腹子也。母趙太夫人。一父憂其夫曰。汝學當文。上帝嘉先德。憐我蚤世。改男矣。此子必貴。善撫之。公舉天啓丁卯。戊辰連飛。清官。至少傅。文淵閣太學士。

袁慶祥字德徵。江西虜都縣人。父端中。景泰庚午舉人。辛未會副任湖廣永興縣教諭。上言廣化源十事。成化三年丁亥事也。祥中成化戊子舉人。乙未會副。不就職。入北監。撥歷內府承運庫事。上言五事。切中時弊。上御文華殿。召通政司官。追祥至東華門待罪。尋命太監懷恩等傳旨。打八十棍。未及五十幾。死。忽值奉天門災。奉旨免杖。疏竟番中。死。近二日。心窩微熱。時妻劉氏弟慶麒。隨監見祥氣絕。太哭。須臾俱昏在地。半晌間。聞空中隱隱有鼓樂聲。一紫衣金帽人。以笏指曰。爾勿憂。慮爾祖袁方智陰。臨到矣。二人恍惚若醒。移時祥亦微甦。奉旨發回本監肄

業登戊戌科進士官至廣東僉事。中官馬某往江浦公幹道經
潛山戒其下曰此縣官乃往。日打不死的袁秀才也歛威而
去縣中姑媳夜績姑謂媳曰天寒甚篋中有酒可斟來止睡
媳曰酒清甚好似袁知縣後其語聞于京。

嘉言八

魏鶴山曰朱子之學使後人習其說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
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
大至于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
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

安于卑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
子下。按古者易更三古而混于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
克正也。至夫子而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周程張子
其道明矣。然于經言未暇釐正也。朱子則集其大成以定萬世
之法焉。

胡五峯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
不可不察也。

邵康節告張子厚曰以君之材于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
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然無一事乃可相授。此正爲

朱子曰。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湏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簞得起。

吳臨川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螻。螻引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又曰。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若畎若澮。田間水道耳。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寔。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所隱哉。三百

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蓋小德。川流道之派也。大德。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舍派而尋原者也。

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終着物。便搖動。謝上蔡以所座亭子爲解。亦得。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音鏗鏗。澹澹。櫛人。不以爲異也。夫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朱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而後能言。易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

朱子曰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于六經之道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孔顏之樂此也程子曰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于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來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手故養正者聖人也

東坡與畢仲舉書曰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于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

肉實美而且飽也不知所得于佛書者果何耶

蘇子曰鬻千金之璧者不之于市而願觀者塞其門觀之嘆息

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于五

達之衢又呶呶音爲焉自以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令強

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

宋璟當國嘗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誠所

謂知人善任者矣

唐李程最爲德宗所知遇嘗曰高飛之翮音核長者在前卿

朝廷羽翮也程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程可謂有德者

必有言矣。

式鼓氣之蛙。則士卒尚勇。買死馬之首。則駿骨旋至。旌其已往。所以勵將來也。語曰。寵女不避席。寵男不敬軒。蓋悲恩愛之難終也。人主體此義。而求全于有功之臣。則其鼓舞于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

段本善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彈。學者之精進。亦當如是。

蔡虛齋曰。學者須于夜半一覺之時。試思古人教人讀這書。是何意。人所以不可不讀書。是何意。此吾所以自愧也。

宋高宗問尹焞退平曰。孟子何以一夫稱紂。焞曰。此非孟子之言也。書曰。獨夫受。又問何以視君如寇仇。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也。書曰。虐我則仇。

宋世祖嘗賜謝莊寶劍。謝以與魯爽。後魯爽作逆。上因宴集。問劍何在。謝曰。昔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大悅。

淮南子曰。將軍之心。消。如春。廣。如夏。湫音啾。如秋。澗音和。如冬。滲音聊。如

管子曰。吾不能以春風。風人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鄭瑄曰。士子謹言慎行。而司馬溫公言。作聖之功。自不妄語始。

夫俗語近于市。織語近于娼。譚音恩弄語近于優。士君子稍一

涉此。不獨損威。亦難逐福。况為惡語者乎。易曰。言行者君子之

樞機也。禮曰。言為坊。而行為表。大禹聲律身度。不可不三思云。

呂子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樓音樓。一名石鼠。一名惠姑。一名

之土。胸以孟夏鳴。其出入與蚬同。時言其動而不息也。天行健

蓋四胸陰氣始動于下。故應之而鳴。此其所以為天欤。

昔人謂司馬子長。熟讀國策。方有一部史記。以其縱橫排宕。飛

辨逞辭。固萬里之逸步。非庭間之迴驟也。知此。可以得讀古之法。

朱子曰。太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

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又曰。看文字。須是

如猛將用兵。直是麤金戰一陣。又如酷吏斷獄。直是推勘到底。決

不恕他。方得。又曰。聖人所說。無不是个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

故說天命之謂性三句。是乃天地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

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

假他求者也。

程子曰。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

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

呂晚村曰。張之于書。僚之于凡。稽之于鍛。阮之于蠟。屐劉之于結髦。樂此而不為疲。并不自解其為何故。聖人之時習亦然。並可得益者三樂。字。

趙清獻曰。吾晝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不為。蘇黃門曰。吾晝之所為。夜必記之于紙。不可記者不可為。此二公者。真能立身行己者矣。

楊文公億在翰苑日。有倖臣乘間語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其人慚而退。其所謂遠佞人者乎。

王敦反。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奉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周言可謂曰正。及覺捐顏破口者。猶未盡也。

蘇峻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耶。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避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曰。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耶。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

愧荀林父耳。蓋謂荀林父終以功贖敗也。

蘇峻時孔群字敬休會稽山陰人有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

相保存術因眾坐令術勸群酒以釋前憾群曰德非孔子厄同

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于識者猶憎其眼王世懋曰王

導末年大不滿人意在于保存諸叛賊蓋渠于節義二字分曉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省之相問訊甚至為之流涕庾下牀孔曰

大夫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

之請其話言劉辰翁曰此却非周嵩比惜不見話言以下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

輩輕其小兒迺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子敬瞑目曰遠

慚荀奉倩近魏劉真長遂拂衣去按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

歌南風不競多死聲果然

大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

平色語人曰可擲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

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

陸慧曉字叔明為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不

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嘗卿

士大夫或問之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世何容立輕

重子懷抱

謝朓陳都好獎人才會稽孔閭麓有文筆未為時人所知孔稚

圭嘗今草讓表以示朓嗟嘆良久自折簡寫之曰是子聲名

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與諸賢泛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女樂

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大冲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殷仲文勸宋武帝諱裕畜伎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

曰畏解自不畜

王份音賓彬份同字李文嘗因侍宴高祖蕭衍問群臣朕為有為無

份答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徐陵字孝穆剡人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

之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從容答曰前王肅字恭懿臨沂人少聰

辯涉獵經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

比使李諧字慶和幼有神人龍鬚彭城侯官侍郎至南梁武與

之遊歷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答曰不取亦不放帝

大慙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答曰失出臣

小過好生陛下大德按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除蒲

州司法叅軍。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斥罰之。由是終于代。蒲不戮一人。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何有往來。考朱初隱逸傳曰。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洵諸水濱。旣長。以易自筮。洵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隱若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時謂今之接輿也。

孔文舉在北海。志士高潔。有鄧子然者告困。孔教高密令曰。焉

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復言。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願獨不往。曹公微使

人問之。邴荅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然其言

裴晉公度。字中立。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豬魚蒜。逢着則喫。生

老病死時至。則行。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

名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

一與言。卽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季言。

裴使君徽。問管公明。何尚書晏一代名士。其實何如。管曰。其才

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瑯琊王元長駘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召之徐謂人

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拂音拂也褻衣裾俄而元長及禍

裴潛字文行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

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

長沙曹公一日問潛曰卿昔與欲劉備共在荊州劉御以備才何如

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此

語未有喻者

何晏登颺夏侯玄並未交傳噉而噉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

合之謂噉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于子而卿意懷不可

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裂音乞也一賢若睦則國之休此藺相如

所以下廉頗也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

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

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

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懼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

俱以黨曹爽誅按荀粲噉友人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噉結交云

晉既平吳上將弭兵山濤猶論孫吳用兵本意後諸王驕汰寇

盜蜂起郡公諸牧以無備不能制遂如濤言時人以謂山濤不

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嘆曰：山公矔矔，掩爲與道合，深不可測。

王夷甫總角時，姿才秀異，叔致既快，事加有理。山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祐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夷甫子名玄，字眉子。王平子見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後爲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爲塢人所害。

潘滔，字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耳。

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後果如其言。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今爾

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

容于世。阿奴譎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

許衡言：人心如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帛，無不差者。于此可知守心之道矣。

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犬之皮。言小人不可居貴重之位也。

李謚音密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孔璠數年璠就謚問業同門生爲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卒謚貞靜處士每嘆曰大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同省殷浩殊有確音覺然之志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爲憂歎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耶按真長口角無處不可畏如此能識殷浩駕馭桓溫豈可王謝並稱桓溫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孝勢未易克爲言唯劉月曰伊必

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

謝安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按此語別見幾微者也與劉真長說殷浩同

却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朝議遣玄北征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必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韓康伯與玄亦無深善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按忿語却自雄烈。五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畧。

却超與傳瑗願音周旋瑗見其二子長廸位至高書贈太常次亮

竝總髮超觀之良久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御家終當在兄字瑗

地靈州人

或問范孟博澄清汝南伊陽人舉孝廉有郭林宗何如人曰隱不

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山公目稽叔夜嚴。如孤松之

獨立。周弼稱裴逸民危顛也音若武庫。五兵縱橫。謝太傅曰。小

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導便覺清風來拂人。謝振西稱羅君章。

可謂湘中之琳瑯。世目王荀子曰。修流奕清舉。宋世為之語曰。

王光祿名遠字景舒如屏屈曲從俗能蔽風露王僧祐遠子平

少便聰悟。叔父景元名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袁戶見江叔文名敷母文帝女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世目何

散騎曰。人中爽爽。何子朗。崔司徒浩。每與盧子真。五談輒嘆曰。

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劉子翼禕之峭音直有行。常面折

僚友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多不憾。

王令明。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辯博。辭義蜂起。

令明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蕭散。直上

王濬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會去後客問曰二童何如
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與
爾時天下無滯才

裴令公日夏庚太初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日
如入宗廟琅琅音暗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戈戟
見傅蘭碩音江即墻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
深遠

張華見褚陶字季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
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

者耳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竒之曰自昔諸人
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于君矣命子弟造之曰
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觀青天王夷甫語樂令名士
無多人故當容予予知澄知人一經題目便成佳士也

王安期在太傅府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音皮曰夫學
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型諷誦遺
言不如親承遺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吏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便嘆曰庇其字下使人忘寒暑王夷

甫巖：清峙壁立千仞

衛玠詣王敦談話彌日敦謂謝鯤曰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

求嘉之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王平子與人書稱

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子澄第四王敦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

當不減主簿王平子有儁才人所推復然聞玠言輒歎息絕倒

司馬大傅府多名士庾文康曰見子嵩治也理也音艾在其中常

自神王若手脚忙亂終是有一太傅也

王藍田述簡靜宜人謂之癡王導辟為掾常集聚導每發言

眾競贊之述于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之皆是導始歎賞

出也

王濛謂支遁劉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支曰金玉滿堂復何為簡

選濛曰非為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古人之辭寡非擇言而

出也

許珣言稽叔夜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戶悛其

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

桓溫語嘉賓曰殷阿源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型百

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謝太傅道王坦之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謂

威儀韻度之則一見而盡故也劉戶曰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款

款

傾家釀。又道江導群灌不能言而能不言。

龐士元至吳。吳人竝友之。見陸績。顧邵全惊而為之目。曰。陸子所為。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金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邵與龐宿。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邵亦安其言。簡文曰。何平叔巧累于理。稽叔夜偶傷其道。蓋理本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偶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陽太守何如。樂令度潛潛然出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稚正。耻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于事實。非私親之言。公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庾道季曰。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蜺除于孝志。雖見在。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獠貉。噉盡。

桓玄問劉太常瑾曰。我何如謝太傅。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右軍答曰。檀諧梨橘柚。右各有其美。

王騫太尉儉之子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性凝簡慕樂廣之爲人嘗從容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呂太乙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吏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精通何必設籬種棘者中賞其俊拔

陳執中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京房問元帝幽厲何以亡所任何人荅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

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取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骨立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蒙以錦被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子女安乎吾不取也奮衣去自後賓客絕孫皓問陸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瘦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王導令揚州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得失顧和獨無言導問之荅

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未聽風聞以為察之政王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著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瀉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元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議更刻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王甚愧

王緒王國寶坦之子相為唇齒把權要有人謂緒曰汝為此歟起音忽也風曾不慮獄吏之為貴乎後二人俱誅

蕭琛與梁武有舊醉伏筵中上以棗投之琛取栗擲上正中面上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也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悅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撫嘉之

王雱滂字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獻問雱何者是獐

何者是鹿彼時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大奇之

黃琬字子琰安陸人建和中日食京師不見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

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方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隳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端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也性理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怒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怠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

程子曰天地世生人凡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孔子園匠而絃歌不愠子路以爲言子曰水行不避蛟龍者漁夫之勇也陸行不懼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如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未幾匠人以爲非陽虎園解便穉恭爲荊州守以毛扇上武帝疑爲故物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便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蔣之奇字穎叔既大貴項有大贅每忌人視之至金山寺僧了

元卽佛印也。與蔣相善。卽捫鬚。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穎叔在後。蔣大喜。神宗后。憂神語曰。太平宰相。項安節。語上。遍閱臣籍。並無此人。久之。是冲卿爲上相。項瘵如拳。太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

馬君常曰。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有志之士。當自求入火。不焦。入水。不濡。之道。得大安穩。乃爲勝義。而欲世界之不水不火。不可望矣。按士奇官左諭德。甲申之變。曰。是當死。家人曰。柰太夫何。士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同侍妾朱氏。李氏。自經。死。若公者。誠所謂言顧行。

行顧言者也。

朱文公曰。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太丈夫不可無此度量。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太丈夫不可無此氣槩。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太丈夫不可無此襟期。珠藏澤自媚。玉孕山舍輝。太丈夫不可無此蘊藉。

許魯齋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于心。則氣便不平。氣旣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制。又偏招患難。須于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又曰。天地間當大着心。

不可拘于氣質。局于一己貧賤憂患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其于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之有此處。看舜禹之不與孔顏之樂絕得。

朱子曰。人須有廉耻。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今之人不能安貧。其氣銷沮。呂舍人詩曰。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此等人立脚不定。將無所不至矣。又曰。中庸說戒慎乎不睹。恐懼乎不聞。先且就睹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做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時睹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

聞處用工。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手十目所指視處做便得。

楊龜山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則勿憚。改之意也。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魏文侯時。子質仕。謂簡主曰。今而後不復樹德于人也。何也。吾

所樹堂上之士半。所樹朝廷大夫半。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恐我以法。堂上之士也。劫我以兵。邊境之士也。吾何爲而樹德于人乎。簡主曰。樹桃李于春者。夏得陰。其下秋得收。其實。春樹莢。其葉夏不可採。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者。非其人也。夫以擇友者。而簡善絀惡。不少寬假。如此。况用人之大者乎。

楊子曰。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新序。魏文侯見反裘負薪者。問其故。曰。愛其毛。文侯曰。汝不知

裏盡而毛何得恃。君人者。忍取諸民。民財盡而君何能裕乎。

莊子則陽篇。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者。勿滅裂。

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荀悅曰。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途。是謂章化。

管子曰。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于萬里。言壅蔽

之害爲深也

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尤有忘之甚者，桀紂乃忘其身。

尉繚子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太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者也。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祀而得福。

楊子法言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狸變則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

諸仲尼說鈴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美疋絮絮三千，寒如之何？

美言雜色，不可以入宗廟。卑紙不可以禦寒，故也。震風凌雨，

然後知夏屋之爲憊，濛也。虐政害世，然後知聖人之爲和。音郭

也。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必中。

矣。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

者，所適善惡之馬也。與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

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孔子習周公者也。顏

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執

曰：非也。殪音。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

一開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吾于天歟見無爲之爲矣大哉聖人之言之至也廓然見四海閉之閉聘平声閉然不見墻之裏言不聞聖論自無所見也○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文衡山曰王雲鳳

字虎谷

出爲陝西提學臺長汪公謂之曰君出

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王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汪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爲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禱祠一禱祠則傳笑四方矣王歎服夫見得真確出自學問狄梁公是也慕名者未有不變任人舉

動當推類自者

唐肅與丁晉公爲友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

初宅相對或問

之曰謂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夫是非心不可不明亦不可太明唐公蓋有見于謂之不可交也若此則立身全交兩得之矣

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范鎮上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之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

宋僭耳之民允從者年七十餘問進士黎子雲曰宰相何苦以

青田錢困我于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咲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入穴矣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此女也男曰公子愛子也天下無有令子死而不憂何也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

不憂今子死乃卽與無子時同也奚憂焉

馬伏波戒子孫曰聞人之短如聞父母之名心可得而知口不

可得而言也葉寅所曰爲士者不必廣行施濟且于舌上勉作慈航不必普度群生且于口頭少留元氣則千間大廈萬丈長表俱在舌尖矣

韓昌黎集中朋輩往來書牘最多至三上宰相及與張僕舍于

射

襄陽孟尚書諸篇選言布格矜慎典重往來可傳然韓文率無常體累生平多亦不過數首而已人之重者其言有所不得輕也蘇子瞻曰有甚麼歌不得處貧者自吾分耳閉戶讀書隨處靜定今卽以客舍爲僧闍奚弗可也又曰論天者必俟其定禍福之倚伏無常安可遽測乎

宋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座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于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蓋嗜慾四時皆損人冬夏二至陰陽相爭之時大損人耳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坐右銘也

明南都司李門聯曰理刑理天心須體好生之心方不愧天推官推民情惟得致訟之情乃不負民又有曰修己須用敬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不敢須臾離也臨民必以莊無衆寡無小大

無敢慢庶可終身行之

二程赴晏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歡終席伊川次日猶愠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濕草垂韁音大馬且知報恩結草啣環禽鳥亦知戴德人而背恩禽獸不如矣

孔子見雍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曰大雀不得何也對曰大雀善驚黃口貪食子嘆曰弟子識之善驚遠害利食忘身夫竹猶護母葵尚庇根而況于爲人手觀古孝友之行論其人

核其事。猶然白華朱萼。夢草欣荊之遺音焉。

宋大舉伐夏。梁太后問策于諸將。對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名于靈武。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宋師果無功。此言可謂深得戰守之秘者矣。

夏執知廓州高永年殺之。徽宗怒。親書五路將帥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羗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枝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蒙可謂言必有中者矣。

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篳弋獵馳騁。非害霸者。唯知人不能舉。不能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夫國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且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于人也。由此觀之。凡居人者。慎持其令焉可矣。

陳眉公曰。吾鄉兩張尚書。莊簡公悅。莊懿公瑩。聲去宅在東門外。龜蛇廟左。孫文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太清菴右。顧文僖公清。宅在西門外。起果寺前。當時與四公同朝。居城市中者。皆已

轉售他姓矣。唯四公宅存至今。古人云：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鄉村。此言卜宅之道也。若東海張公，世居草蕩，後貴，其子移宅城內，陶行橋公聞而悔之，曰：吾子孫必敗于此。後六公子皆廢產，城與郭，豈淳之分也？習俗移人，卜居者不可不慎所擇。稽康從孫登，遊三年，問終不答。康將別，曰：先生竟無言耶？登曰：子識火乎？生而布光而不用其光，果然枉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枉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卒死于呂安之難，以不識物故也。

荆公行新法，任用新進，溫公遺以書曰：忠信之士于公當路時，齟齬音語亦可憎，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于今雖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買公以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邵康節謂王呂本以勢利相合，今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後二公之言皆驗。司馬防字建公，懿之父，嘗舉曹公為北部尉，後曹公進爵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曰：昔舉太王時適可作尉耳。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是至誠之道，則與數參而無待于推測矣。

莊子養生篇曰吾生也有涯而智也無涯殆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蓋爲智者殆而已矣。向秀曰以有限之性隨無窮之智安得而不困哉。張湛曰生理自全而分外所爲是以有涯隨無涯也。王逸公曰夫人之相與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韓退之曰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後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心。

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赤壁賦曰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不可竭是造物之無盡藏也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來夫風月不用錢買而取之不禁太白東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清風明月爲可樂者世有幾人清風明月一歲之間亦有幾日就使人知此樂或爲俗事侵奪或爲病苦障礙欲享之而不能者有閑居無事遇此清風明月不用錢買又無人禁而不知此樂者是自生障礙也憶楊晴川尚書北山海閣樓聯曰坐着山間明月時來海上清風可見太平無事景象亦得蘇李之遺意云。

舜以天下讓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寧，不知喜，不知怨。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正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

蒲衣子八歲而為舜師。常曰：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見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也。

商容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

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知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林類者，魏人也。常以死為樂，乃曰：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于

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來，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以告夫子。夫子曰：彼叟可與言者。

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有至樂焉。

陸通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取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顏舍字弘都郭璞欲爲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下
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或疑邵浩爲賣直程子曰君子之于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
當于無過中求有過

山谷老人曰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蕭然忘疲何歎
兒女墮地時衣食自有定分昔有生而棄之者鳥覆翼之牛羊
腓音費字之其不應凍餒溝壑者天且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

如百草夏春兩耳

李太宰邦彥家起于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耻母

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

張思碧積學工文不中大罵試官適有一道者在旁微哂張遽
遷怒道者曰知先生試卷必不佳是以哂張益怒曰何由知我
文不佳曰文從心出工文者必心和氣平今觀君胸中不平甚
矣文安得佳張改容受之後科登第

甯越少時苦耕友人謂之曰君若三十年爲學可免貧賤越曰
人食吾不食人寢吾不寢如此十五年可以成矣

王文成公與人書曰。後生美質。須令培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其英華。泄盡故也。予嘗與門人言。人家釀得好酒。須以泥封口。莫令絲毫泄漏。藏之數年。則其味轉佳。終泄漏。便不中用。

林英以引年致仕。身如壯者。或問何術。致此對曰。生平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適。然不留胸中。

齊大旱。景公欲祀靈山。晏子曰。不可。夫靈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祀之何益。公曰。祀河伯可乎。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國

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祀之何益。

昔人云。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卽善也。吾不知所謂惡。但使人憾者。卽惡也。

呂聖功之不問朝士名。張師高之不發竊器。奴韓稚圭之不易持燭。兵不獨稚量過人。正是用世高手。

何椒丘爲太守。有兄弟因內諍相訟。何判之曰。只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兄弟感悟。

趙恬養有云。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濟。君子之心。未有不成于容忍。而敗于不容忍者。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

拂卽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卽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乃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所容當制欲而不可爲欲所制觀婁師德兩吉之爲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費鵝湖構別築乃宋柴侍郎故居也公頗勞建造一日有絳袍者題其柱曰我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何必苦勞心孝卓吾自言閉戶却掃怡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涼天箕踞行遊出從二三年少聽彼俚歌聆此笑語謔弄片時亦足供醒脾之用及其飽悶已過情景適可則仍舊如前閉戶獨坐而讀我書也

白樂天曰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司空曙曰黃金用盡教歌鼻留與他人樂少年可爲置田宅畜婢妾者之鑑胡文定曰人家最不要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如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蓋消長之理然也華彥民曰蛾之種類不一有一種名撲燈蛾似蝶而小見燈則撲之遂殞其軀夫蛾之撲燈向明而來初豈謂其害已哉必資其氣焰利其膏澤故輕身投之迨知禍則已無及矣是炎炎之能生禍也世之趨炎者多懼僂辱噬臍而不可悔其亦未聞撲燈蛾之說歟

堯行舜趨周冠孔裳未可貌定也見遺金子曠途遇艷婦于室室能不一動心否

誠子手抄之世上有貪求吉地至數年不葬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三四次者有因地爭訟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惑于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為仇讐者語不聞乎龍穴非遙只是貯藏方寸地牛眠在適空勞踏破隴頭雲

夜者日之餘兩者晴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餘人事稍與踈濶正可一意問學何也良宵燕坐篝燈煮茗萬籟俱寂踈鐘時聞當此情景對簡編而忘疲徹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如風雨

蔽途掩閤却掃絕人往返圖史蒲前滄溪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樂也又如空林歲宴微霰密雪枯條振風寒禽啼夜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編諷讀宛對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劈書覆瓿音剖又裂紙粘窻誰不惜之士阨窮途陷落冤寤聞

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生死是賢希上之字仇腹中之文哀哉孫景初號四休居士粗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四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

趙殿颺曰臣之不能死忠婦之不能死節者徒知百年以內之血氣爲我不知百年以外之聲名何在非我

還初道人洪自誠茶根譚有曰。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附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毋取萬古之寂涼。君子之心事。青天白日。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華。玉韜珠藏。不可使人易知。勢利粉華。不近者爲潔。近之而不染者爲尤潔。智械機巧。不知者爲高。知之而不用者爲尤高。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總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悅耳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惡風怒雨。禽鳥寂滅。霽日光風。草木欣榮。可見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天地寂然不動。而氣機

無息少停。日月晝夜奔馳。而貞明萬古不易。故君子閒時要有喫緊的心思。忙處要有悠閒的趣味。夜深人靜。獨坐觀心。始覺妄窮而真獨露。每于此中得大機趣。既覺真現。而妄難逃。又于此中得大慚愧。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的塵澤。要流得長。使人有不匱之思。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嗜此。是涉世一極安樂處。蓋世功名。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攻人之惡。無太嚴。要思其可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飽後思味。則濃淡之境。都消色。後思淫。則男女之見。盡絕。故人常

以事後之悔悟破臨事之痴逆則性定而動無不正。處世不
必邀功。無過便是功。與人不求感德。無怨便是德。事窮勢蹙
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其末路。富貴家宜寬
厚而反忌刻。是富貴而貧賤其行矣。聰明人宜歛藏而反炫耀
是聰明而愚懵其性矣。如何不敗。待小人不難于嚴而難于
不惡。待君子不難于泰而難于有禮。教弟子如養閨女。最要
嚴出入。謹文遊。若一接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便終
身難植嘉禾矣。彼富我仁。彼爵我義。君子固不爲居相所牢
籠。人定勝天。志壹動氣。君子亦不受造物之陶鑄。立身不高

一步之。如塵裡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脫。處世不退一步處如
飛蛾投燭。羝羊觸藩如何安樂。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
則耳不能聽。病受于人所不見。必發于人所共見。故君子欲無
得罪于昭。必先無得罪于冥。福莫福于少事。禍莫禍于
多心。唯苦事者方知少事之爲福。唯平心者始知多心之爲禍。
春至時和。花尚鋪一段好色。鳥且轉轉音幾句好音。士君子幸
列頭角。復遇溫飽。不思立好言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
生一日。人知名位爲樂。不知無名無位之樂爲最真。人知饑
寒爲憂。不知不饑不寒之憂爲最甚。天之機緘不測。抑而伸

伸而又抑皆是播弄英雄顛倒豪傑處君子只是逆來順受居安思危天亦無所用其伎倆矣。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氣清冷者受享亦涼薄唯和氣熱心之人其福亦厚其澤亦長。泛駕之馬可就馳驅躍冶之金終歸型範只一優游不振便終身無個進步白沙曰爲人多病未足羞一生無病是吾憂真確論也。貧家淨掃地貧女淨梳頭景色雖不艷麗氣度自是風雅士君子一當窮愁寥落奈何輒自廢弛哉。天薄我以福吾厚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享吾道以通之天且柰我何哉。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烟

花無碍貞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語曰看人只看後半截真名言也。家人有過不宜暴露不宜輕棄此事難言借他事隱諷之今日不悟俟來日再警之如春風解凍如和氣消冰終是家庭型範。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遇沉沉不語之士且莫輸心見倖倖自好之人應須防口。覺人之非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動于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吾身一小天地也使喜怒不愆好惡有則便是燮理的工夫天地一大父母也使民無怨咨物無氛疹音亦

是敦睦的氣象。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得來。旋乾轉坤的經綸。自臨深履薄處操出。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塞鼠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盡。則好物俱咬壞矣。事業文章。隨身銷毀。而精神萬古如新。功名富貴。逐世轉移。而氣節千載一日。君子信不以彼易此也。恩宜自淡而濃。先濃後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嚴而寬。先寬後嚴者。人怨其苦。我貴而人奉之。奉此我冠大帶也。我賤而人侮之。侮此布衣草履也。然則原非奉我。我胡為喜。原非侮我。我胡為怒。語曰。登山耐側路。踏雪耐危橋。一耐字極有異味。如傾險。

之人情。坎坷之世道。若不得一耐字。撐持過去。幾何不墮入榛莽坑塹哉。居官有二語。曰。惟公則生明。惟廉則生威。居家有二語。曰。惟恕則情平。惟儉則用足。山之高峻處。無木。而谿谷迴環。則草木叢生。水之湍急處。無魚。而淵潭停蓄。則魚鱉聚集。此高絕之行。褊急之衷。君子重有戒焉。日既暮。而猶烟霞絢爛。歲將晚。而更橙橘芳馨。故末路晚年。君子更宜精神百倍。鷹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攫人噬人手段處。故君子要聰明不露。才華不逞。終有肩鴻任鉅的力量。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則怨尤自消。心稍怠荒。便思勝似我的人。則精神自奮。

不可勝喜而輕諾。不可因醉而生嗔。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鮮終。○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間。烟霞俱足。會景不在遠。蓬窗竹屋下。風日自賒。○人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知彈有絃琴。不知彈無絃琴。以迹用。不以神用。何以得琴書之趣。○賓朋雲集。劇飲淋漓。樂矣。俄而漏盡。燭殘。香銷。茗冷。不覺反成嘔咽。令人索然。無味。天下事。大率類此。人奈何不早回頭也。○非上上智。無了了心。○損之又損。栽花種竹。儘交還鳥。有先生忘無可忘。焚香煮茗。總不問白衣童子。○色慾大熾。而一念及病時。便興似寒灰。名利飽甘。而想到死地。便味如嚼蠟。故人常

憂死慮病。亦可消幻業。而長道心。○此忙處。不亂性。須閒時。心神養得清。死時不動心。須生時。事物看得破。○進步處。便思退步。度免觸藩之禍。着手時。先畱放手。終脫騎虎之危。○孤雲出岫。去留一無所係。朗鏡懸空。靜躁兩不相干。○時當喧襍。則平日所記憶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寧。則夙昔所遺忘者。可恍現前。可見靜躁稍分。昏明頓異也。○蘆花被中。臥雪眠雲。保全得一窩夜氣。竹葉杯中。吟風弄月。躲離了萬丈凡塵。○此身常放在閒處。榮辱得失。誰能差遣。我此心常安在靜中。是非利害。誰能瞞昧我。○竹籬下。犬吠鷄鳴。恍似雲中世界。芝窓中。惟聽蟬

吟鴉噪方知靜裡乾坤。春日氣象繁華使人心神駘蕩不若秋
日雲白風清蘭芳桂馥水天一色上下空明使人神骨俱清也
○機動的弓影疑為蛇蝎寢石視為臥虎此中渾是殺氣念息
的石虎可作海鷗蛙聲可當鼓吹觸處俱見真機○髮落齒疎
任幻性之彫謝鳥吟花咲識自性之真如○讀易曉窓丹砂研
松間之露譚經午案寶磬宣竹下之風○心地上無濤風隨在
皆青山綠樹性天中有化育觸處見魚躍鳶飛○我冠大帶之
士一旦覩輕蓑小笠飄飄然逸也未必不動其咨嗟長筵廣席
之家一旦遇踈簾淨几悠悠焉靜也未必不增其倦戀人奈何

驅以火牛誘以風馬而不思自適其形哉○清空朗月何天不
可翱翔而飛蛾獨投夜燈清泉綠卉幾幾墓誌之孔世卉八謂
今者何物不可飲啄誨音而鳴鴉偏嗜腐鼠噫世之不為飛蛾
鴉鴉者幾何哉○伏久者飛必高開先者謝獨早知此可以免
蹭蹬之憂可以消踈急之念○飽識世味一任覆雨翻雲總慵
開眼禽豎人情隨教呼牛喚馬只是點頭○意所偶禽便成佳
境物出天然終是真機若加一分調停布置趣味便減矣白衣
云意隨無事適風逐自然清有味哉其言之也○當雪夜月天
心境便爾澄徹遇春風和氣竟解亦自冲融造化人心渾合無

間。○遇病而後知強之爲寶。處亂而後思平之爲福。非蚤智也。
倖福而先知其爲禍之本。貪生而先知其爲死之因。其卓見乎。
○優人傳粉調酥。效妍醜于毫端。俄而歌殘場罷。妍醜何存。奕
者爭先競後。較雌雄于着子。俄而局盡子收。雌雄安在。○田父
野叟。語以黃鷄白酒。則欣然喜。問以鼎養。則不知語。以緼袍短
褐。則油然樂。問以衮服。則不識。其天全故。其欲淡。此是人生第
一个境界。○把握未定。宜絕迹塵囂。使此心不見。可欲而亂。以
澄吾靜體。操持既堅。又當混迹風塵。使此心見。可欲而亦不亂。
以養吾圓機。○山居胸次清。酒觸物皆有佳思。見孤雲野鶴。而

起絕^超之想。遇石澗流泉。而動澡雪之思。攬老檜寒梅。而勁節挺
立。侶沙鷗麋鹿。而機心頓忘。若一走入塵寰。無論物不相闕。卽
此身亦屬贅龐矣。○喜寂厭喧者。往。避人以求靜。不知意在
無人。便成我想。着心于靜。便是動根。如何到得。人我一視。動靜
兩忘的境界。○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學道者。須加力索。水到渠
成。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機。○草木終零落。便露萌穎于根
底。時序雖嚴寒。終回陽氣于飛灰。肅殺之中。生之之意。常爲主。
卽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無風月花柳。不成造化。無情慾嗜好。
不成心體。只以我轉物。不以物役我。則嗜欲莫非天機。塵情卽

是理境矣。○花看半開酒飲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爛熳。配陶音毛便成惡境矣。復盈滿者宜思之。○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之鈞餌。即人世之機阱。此處着眼不高。鮮不墮彼術中矣。○天運之寒暑易避。人世之炎涼難除。人世之炎涼易除。吾心之水炭難去。去得此中之水炭。則滿腔皆和氣。隨地有春風矣。

弇州主人曰。夫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鬪。才不能與長生可以天爭。而貪羨之流。躁進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撥。功名可以智術得取。神仙可以學致。抱憾老死而終不悟。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

如陶朱猗頓。即則原憲婁黔。不復為賢矣。使天下之壽必盡。如王喬彭祖。即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為善人矣。使天下之仕必盡。如稷契伊管。即則乘田委吏。不復為孔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嫱西施。即則嫫音模母音黃孟光。不復嫁于人矣。蓋富者自富。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鬼神不能損益其錙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舍真直抱朴心。無城府行無町庭上畦音圭天下有道。則皦皦音皎與世相清。天下無道。則混混與世相濁。壓之泰山。不以為重。付之秋毫。不以為輕。升之青雲。不以為

爲榮墜之淵海不以爲辱震之雷霆不以爲恐劫之白刃不以爲懼視死生爲旦暮以盈縮爲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視身世之卑慙如一浮萍之泛大海一稊米之寄太倉又何足議輕重于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適出于天爲民入于道爲鄰若是則何往而不自得哉○遺長生可以術得句

陸文達九齡放生文附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重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蟻虱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網于山罟于淵多方掩取曲而釣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魄飛母離子散或因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

剛同戮憐兒之鹿舐瘡痍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彎弓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

忍由是昊天垂憫古聖行仁解網著于成湯畜魚興于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槁以慶豐泉悲矣釋迦音佳又音皆身毒國賢人戒修之罪也非代危亡而割肉天台聖者鑿放生之池大樹仙

人護栖身之鳥續魚蝦而得度壽禪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真人之慈風未泯一活螻蟻也沙彌易短命爲長年書生易卑名爲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縱鯉于元村壽增一紀隋侯濟蛇于齊野珠珠報

千餘。拯己溺之蠮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鰲厨婢之罵疾
瘳焉。質死命于屠家。張提刑魂超三界。易餘生于釣艇。上李
景文毒解丹沙。孫良嗣解燉繒之厄。卜葬而羽虫交助。潘縣令
涉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號。信老兔。愚人之牲。祥符耳雨曹
溪守獵人之網。道播神州。雀解啣環報恩。狐能臨井受術。乃致
殘軀得命。垂白壁以聞經。難地來生現黃衣。而入夢。施皆有報。
事豈無聞。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
堅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虫。何非善事。
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臻。慈蒲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

多祉萃于今生。培積善根。餘慶皆于後世矣。

善行九

党驚烏布小字新生富平蘭山里人家貧宗禎十三年大荒人相食虎
父党善普寬食族人党某菜根為族人所杖殺虎方幼即懷報仇之志而力

劉安節遇人無貴賤小大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怒色。志辭其與
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此非徒其度量之過人也。其
中有克己復禮工夫在。未能至。順治初年十九歲度可勝。伺其仇。往市持斧道傍
過而奮殺之。不與家人言。自詣縣投罪繫之獄。方鞠問。虎
謝上蔡別伊川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
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

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者曰。此人

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自經死康熙戊午知縣郭傳芳廉得其實肖像于節孝祠
也。祠也。帽短後衣富平唐孝子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果

韓愈議讞得免罪。虎與悅相為後先。而虎之自經。更加一等富平御賢。位有唐孝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于此可想見子之燕居處。

李延平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則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予是也。○朱子曰。延平先生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款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太率類此。

